東坡文鈔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坡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九 · 書

下一卷▶

上富丞相書

（頌而不諂，援而不卑。）

軾聞之。進說於人者，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，則其說易行。戰國之人貪，天下之士，因其貪而說之。危國之人懼，天下之士，因其懼而說之。是故其說易行。古之人一說而合，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，未嘗不始於戰國、危國。何則？有間而可入也。

居今之世，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，不得其間而求入焉，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。地方萬里，而制於一姓，極天下之尊，而盡天下之富，不可以有加矣。而明公為之宰。四夷不作，兵革不試，是明公無貪於得，而無懼於失也。方西戎之熾也，敵人乘間以跨吾北，中國之大不畏，而畏明公之一詞。是明公之勇，冠於天下也。明公居於山東，而傾河朔之流人，父棄其子，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。明公人人而食之，旦旦而撫之。此百萬人者，出於溝壑之中，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。生得以養其父母，而祭其祖考，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，不失其故常。是明公之仁，及於百世也。勇冠於天下，而仁及於百世，士之生於世，如此亦足矣。今也處於至足之勢，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。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書，莫不盡讀。禮樂刑政之大小，兵農財賦之

盛衰，四海之內，地理之遠近，山川之險易，物土之所宜，莫不盡知。當世之賢人君子，與夫奸偽險詐之徒，莫不盡究。至於曲學小數，茫昧悄恍而不可知者，皆獵其華而咀其英，泛其流而涉其源。雖自謂當世之辯，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。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。

名為天下之賢人，而貴為天子之宰，無貪於得，而無懼於失，無羨於功名，而無畏於博學，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？天下之士，果不可以進說也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：「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，猶日箴儆於國曰：「自卿以下，至於官師，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朝夕以交戒我。」猶以為未也，而作詩以自戒。其詩曰：『抑抑威儀，惟德之隅』」。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，而日以為不足，故其沒也，謚之曰睿聖武公。嗟夫明公，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，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？不然，軾將誦其所聞，而明公試觀之。

夫天下之小人，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，何也？大人得其全，小人得其偏。大人得其全，故能兼受而獨制。小人得其偏，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。古之聖人，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，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，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。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，故天下之偏者，惟全之求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，夫彼若能全，將亦為我而已矣，又何求焉。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，孝而不徇其親，忠而不犯其君。凡此者，是夫子之全也。原憲廉而至於貧，公良孺勇而至於鬥，曾子孝而徇其親，子路忠而犯其君。凡此者，是數子之偏也。夫子居其全，而收天下之偏，是以若此巍巍也。若夫明公，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。廉而天下不以為介，直而天下不以為訐，剛健而不為強，敦厚而不為弱。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，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。明公居其全，天下效其偏，其誰曰不可。

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。自明公執政，而朝廷之間，習為中道，而務循於規矩。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，眾必共笑之。夫卓越之行，非至行也，而有取於世。狡悍之才，非真才也，而有用於天下。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。今天下卓越之行，狡悍之才，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，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。軾之不肖，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，兵之未振，財之未豐，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，其或由此也歟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，不考其素。苟可用者，莫不咸在。雖其狂狷無行之徒，亦自效於下風，而范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。夫范公之取人者，是也，其自為者，非也。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，去其短而襲其長，以收功於無窮。

軾也西南之匹夫，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。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，使與於制舉之末，而發其猖狂之論。是以輒進說於左右，以為明公必能容之。所進策論五十篇，貧不能盡寫，而致其半。觀其大略，幸甚。

上曾丞相書

（子瞻上執政書其所自持處嶄然。）

軾聞之。將有求於人，而其說不誠，則難以望其有合矣。

世之奇特之士，其處也，莫不為異眾之行。而其出也，莫不為怪詭之詞，比物引類，以搖撼當世。理不可化，則欲以勢劫之，將以術售其身。古之君子有韓子者，其為說曰：「王公大人，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。雖其貴賤之闊絕，而其相須之急，不啻若左右手。」嗚呼，果其用是說也，則夫世之君子為老死而不遇者，無足怪矣。

今夫扣之者急，則應之者疑。其辭誇，則其實必有所不副。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，彼將退而考其實，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？昔者漢高未嘗喜儒，而不失為明君，衛、霍未嘗薦士，而不失為賢公卿。吾將以吾之說，而彼將以彼之說。彼是相拒，而不得其歡心，故貴賤之間，終不可以合，而道終不可以行。何者？其扣之急而詞誇也。鬻千金之璧者，不之於肆，而願觀者塞其門。觀者嘆息，而主人無言焉。非不能言，知言之無加也。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，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，過者不顧，執其裾而強觀之，則其所鬻者可知矣。王公大人，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，亦安以求為也。苟其不然，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，彼將褰裳疾行而摟取之。故凡皇皇汲汲者，舉非吾事也。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。以大臣之子孫，而取天下之高第。才足以過人，而自視缺然，常若不足。安於小官，而樂於恬淡。方其在太學之中，衣繒飯糗，若將終身，至於德發而不可掩，名高而不可抑。貴為天子之少宰，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。其度量宏達，至於如此。此其尤不可以誇詞而急扣者也。

軾不佞，自為學至今，十有五年。以為凡學之難者，難於無私。無私之難者，難於通萬物之理。故不通乎萬物之理，雖欲無私，不可得也。己好則好之，己惡則惡之，以是自信則惑也。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，盡其自然之理，而斷之於中。其所不然者，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，亦有所不取。雖以此自信，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。故其言語

文章，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。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，而兩制過聽，謬以其名聞。竊以為與於此者，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。故輒有獻。其文凡十篇，而書為之先。惟所裁擇，幸甚。

（唐荊川曰：「此文與說富公文同意，皆欲以無意之中。」）

上劉侍讀書

（氣之一字，為一篇命門。）

軾聞天下之所少者，非才也。才滿於天下，而事不立。天下之所少者，非才也，氣也。何謂氣？曰：是不可名者也。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。今夫事之利害，計之得失，天下之能者，舉知之而不能辦。能辦其小，而不能辦其大，則氣有所不足也。夫氣之所加，則己大而物小，於是乎受其至大，而不為之驚，納其至繁，而不為之亂，任其至難，而不為之憂，享其至樂，而不為之蕩。是氣也，受之於天，得之於不可知之間，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，而出萬物之上，非有君長之位，殺奪施與之權，而天下環向而歸之，此必有所得者矣。多才而敗者，世之所謂不幸者也。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，世之所謂天幸者也。夫幸與不幸，君子之論，不施於成敗之間，而施於窮達之際，故凡所以成者，其氣也，其所以敗者，其才也。氣不能守其才，則焉往而不敗？世之所以多敗者，皆知求其才，而不知論其氣也。若夫明公，其亦有所得矣。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，誠有所見焉耳。

夫天下有分，得其分則安，非其分，而以一毫取於人，則群起而爭之。天下有無窮之利，自一命以上，至於公相，其利可愛，其塗甚夷，設為科條，而待天下之擇取。然天下之人，翹足企首而群望之，逡巡而不敢進者，何也？其分有所止也。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，則眾指之矣。遷者不容於下，遷之者不容於上，而況其甚者乎！明公起於徒步之中，執五寸之翰，書方尺之簡，而列於士大夫之上，橫翔捷出，冠壓百吏，而為之表。猶以為未也，而加之師友之職，付之全秦之地，地方千里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；東障崤澠，北跨河渭，南倚巴蜀。西控戎夏，則古之秦昭王、商君、白起之徒，所以殪身殘民，百戰而有之者也。奮臂而取兩制，不十餘年，而天下不以為速。非有汗馬之勞，米鹽之能，以擅富貴之美，而天下不以為無功。抗顏高議，自以無前，而天下不以為無讓。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。天下無大事也，天下而有大事，非其氣之過人者，則誰實辦之？

軾遠方之鄙人，遊於京師，聞明公之風，幸其未至於公相，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，而庶幾於知言。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，故請間於門下，以願望見其風采。不宣。軾再拜。

上韓太尉書

軾生二十有二年矣。自七八歲知讀書，及壯大，不能曉習時事，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，與其一時風俗之變。自三代以來，頗能論著。

以為西漢之衰，其大臣守尋常，不務大略。東漢之末，士大夫多奇節，而不循正道。元、成之間，天下無事，公卿將相安其祿位，顧其子孫，各欲樹私恩，買田宅，為不可動之計，低回畏避，以苟歲月，而皆依仿儒術六經之言，而取其近似者，以為口實。孔子曰：「惡居下流而訕上，惡訐以為直。」而劉歆、谷永之徒，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。故其衰也，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，終以不悟，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，豈不悲哉！其後桓、靈之君，懲往昔之弊，而欲樹人主之威權，故頗用嚴刑，以督責臣下。忠臣義士，不容於朝廷，故群起於草野，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，得為之執鞭，而其自喜，不啻若卿相之榮。於是天下之士，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，而不適於實效。故其亡也，如人之病狂，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，而號呼奔走，以自顛仆。昔者太公治齊，舉賢而尚功。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弒之臣。」周公治魯，親親而尊尊。太公曰：「後世浸微矣。」漢之事跡，誠大類此。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，與其風俗之剛柔，各有以致之邪？古之君子，剛毅正直，而守之以寬，忠恕仁厚，而發之以義。故其在朝廷，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，戮力於王事，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。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」天下之人，幸而有不為阿附、苟容之事者，則務為倜儻矯異，求如東漢之君子，惟恐不及，可悲也已。

軾自幼時，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，然終不可犯以非義。及來京師，而二公同時在兩府。愚不能知其心，竊於道塗，望其容貌，寬然如有容，見惡不怒，見善不喜，豈古所為大臣者歟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，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，是以願見太尉，得聞一言，足矣。太尉與大人最厚，而又嘗辱問其姓名，此尤不可以不見。今已後矣。不宣。軾再拜。

上王兵部書

（奇氣。）

荊州南北之交，而士大夫往來之沖也。執事以高才盛名，作牧如此，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？聞之曰：騏驥之馬，一日行千里而不殆，其脊如不動，其足如無所著，升高而不輊，走下而不軒。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，而天下莫有識者，何也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。夫馬者，有昂目而豐臆，方蹄而密睫，捷乎若深山之虎，曠乎若秋後之兔，遠望目若視日而誌不存乎芻粟，若是者飄忽騰踔，去而不知所止。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，一目而眄之，聞其一鳴，顧而循其色，馬之技盡矣。何者？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。士之賢不肖，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，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，而必曰久居而後察，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。

夫軾，西州之鄙人，而荊之過客也。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，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，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，蓋亦易疏而難合也。然自蜀至於楚，舟行六十日，過郡十一，縣三十有六，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，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，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。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，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，而庶幾乎一目之眄，或有以信其平生爾。

夫今之世，豈惟王公擇士，士亦有所擇。軾將自楚遊魏，自魏無所不遊，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，是以不敢不進。不宣。軾再拜。

上梅直講書

（文瀟洒而入思少喫緊。）

軾每讀《詩》至〈鴟鴞〉，讀《書》至〈君奭〉，常竊悲周公之不遇。及觀史，見孔子厄於陳、蔡之閒，而弦歌之聲不絕；顏淵、仲由之徒，相與問答。夫子曰：「『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』吾道非耶！吾何為於此？」顏淵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；雖然，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後見君子。」夫子油然而笑曰：「回，使爾多財，吾為爾宰。」夫天下雖不能容，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貴，有不如夫子之貧賤。夫以召公之賢，以管、蔡之親，而不知其心，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？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，皆天下之賢才，則亦足以樂乎此矣。

軾七八歲時，始知讀書。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，其為人如古孟軻、韓愈之徒；而又

有梅公者，從之遊，而與之上下其議論。其後益壯，始能讀其文詞，想見其為人，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，而自樂其樂也。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，求升斗之祿，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閒。來京師逾年，未嘗窺其門。

今年春，天下之士，羣至於禮部，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。軾不自意，獲在第二。既而聞之，執事愛其文，以為有孟軻之風；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，是以在此。非左右為之先容，非親舊為之請屬，而嚮之十餘年閒，聞其名而不得見者，一朝為知己。退而思之，人不可以苟富貴，亦不可以徒貧賤。有大賢焉而為其徒，則亦足恃矣。苟其僥一時之幸，從車騎數十人，使閭巷小民，聚觀而贊歎之；亦何以易此樂也？《傳》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」葢優哉游哉，可以卒歲。執事名滿天下，而位不過五品，其容色溫然而不怒，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，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，軾願與聞焉。

黃州上文潞公書

（嗚咽然，亦情悃洒然。）

軾再拜。孟夏漸熱，恭惟留守太尉執事臺候萬福。承以元功，正位兵府，備物典冊，首冠三公。雖曾孫之遇，絕口不言；而金縢之書，因事自顯。真古今之異事，聖朝之光華也。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，行草爛然，使破甑敝帚，復增九鼎之重。

軾始得罪，倉皇出獄，死生未分，六親不相保。然私心所念，不暇及他。但顧平生所存，名義至重，不知今日所犯，為已見絕於聖賢，不得復為君子乎？抑雖有罪不可赦，而猶可改也？伏念五六日，至於旬時，終莫能決。輒復強顏忍恥，飾鄙陋之詞，道疇昔之眷，以卜於左右。遽辱還答，恩禮有加。豈非察其無他，而恕其不及，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？伏讀灑然，知其不肖之軀，未死之間，猶可以洗濯磨治，復入於道德之場，追申徒而謝子產也。

軾始就逮赴獄，有一子稍長，徒步相隨。其余守舍，皆婦女幼稚。至宿州，御史符下，就家取文書。州郡望風，遣吏發卒，圍船搜取，老幼幾怖死。既去，婦女恚罵曰：「是好著書，書成何所得，而怖我如此！」悉取燒之。比事定，重復尋理，十亡其七八矣。到黃州，無所用心，輒復覃思於《易》、《論語》，端居深念，若有所得，遂因先子之學，作《易傳》九卷。又自以意作《論語說》五卷。窮苦多難，壽命不可期。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，意欲寫數本留人間。念新以文字得罪，人必以為兇衰不詳之書，莫肯收

藏。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者，莫若獻之明公。而《易傳》文多，未有力裝寫，獨致《論語說》五卷。公退閑暇，一為讀之，就使無取，亦足見其窮不忘道，老而能學也。

軾在徐州時，見諸郡盜賊為患，而察其人多兇俠不遜，因之以饑饉，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。輒草具其事上之。會有旨移湖州而止。家所藏書，既多亡軼，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，獨得不燒，籠破見之，不覺惘然如夢中事，輒錄其本以獻。軾廢逐至此，豈敢復言天下事，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，既不復施行，猶欲公知之，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。公一讀訖，即燒之而已。

黃州食物賤，風土稍可安，既未得去，去亦無所歸，必老於此。拜見無期，臨紙於邑。惟冀以時為國自重。

與章子厚書

（公之捍患解亂之識如此。）

子厚參政諫議執事。春初辱書，尋遞中裁謝，不審得達否？比日機務之暇，起居萬福。軾蒙恩如昨，顧以罪廢之餘，人所鄙惡，雖公不見棄，亦不欲頻通姓名。今茲復陳區區，誠義有不可已者。

軾在徐州日，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，謀欲劫利國監，又有闞溫、秦平者，皆猾賊，往來沂、兗間。欲使人緝捕，無可使者。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，家富，有心膽。其弟岳，坐與李逢往還，配桂州牢城。棐雖小人，而篤於兄弟，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。竊意其人可使。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，喻使自效，以刷門戶垢汙，苟有成績，當為奏乞放免其弟。棐願盡力，因出帖付與。不逾月，軾移湖州，棐相送出境，云：「公更留兩月，棐必有以自效，今已去，奈何！」軾語棐：「但盡力，不可以軾去而廢也。苟有所獲，當速以相報，不以遠近所在，仍為奏乞如前約也。」是歲七月二十七日，棐使人至湖州見報，云：「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。」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，如棐言不謬。軾方欲為具始末奏陳，棐所以盡力者，為其弟也，乞勘會其弟岳所犯，如只是與李逢往還，本不與其謀者，乞賜放免，以勸有功。草具未上，而軾就逮赴詔獄。遂不果發。

今者，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，云：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，行法久矣，蒙恩授殿直；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。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，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，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。然獨念愚夫小人，以一言感發，猶能奮身不顧，以遂其言。而軾乃以罪廢之故，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，獨不愧乎？且其弟岳，亦豪健絕人者也。徐、沂間人，鷙勇如棐、岳類甚眾。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，即作賊耳。謂宜因事勸獎，使皆歆艷捕告之利，懲創為盜之禍，庶幾少變其俗。今棐必在京師參班，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，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，或與一名目牙校、鎮將之類，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，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。此事至微末，公執政大臣，豈復治此。但棐于軾，本非所部吏民，而能自效者，以軾為不食言也。今既不可言於朝廷，又不一言於公，是終不言矣。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，可否在公，獨願秘其事，毋使軾重得罪也。

徐州南北襟要，自昔用武之地，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，土豪百余家，金帛山積，三十六冶器械所產，而兵衛微寡，不幸有猾賊十許人，一呼其間，吏兵皆棄而走耳，散其金帛，以嘯召無賴烏合之眾，可一日得也。軾在郡時，常令三十六冶，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，持卻刃槍，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，以示有備而已。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，公所宜知。因程棐事，輒復及之。秋冷，伏冀為國自重。

應制舉上兩制書

（論政用法、好名二項，亦切宋事。）

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，有聖賢之分。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，其勢然也。治其貴賤之際，則不知聖賢之為高。行其聖賢之分，則不知貴賤之為差。昔者子思、孟軻之徒，不見諸侯而耕於野，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，則攝衣而從之。至於齊、魯千乘之君，操幣執贄，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，則閉門而不納。此非苟以為異而已，將以明乎聖賢之分，而不參於貴賤之際。故其攝衣而從之也，君子不以為畏。而其閉門而拒之也，君子不以為傲。何則？其分定也。士之賢不肖，固有之矣。子思、孟軻，不可以人人而求之，然而貴賤之際，聖賢之分，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。世衰道喪，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，施之不得其處，故其道兩亡。

今夫軾，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，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，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，亦明矣。而諸公之貴，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，大車駟馬至於門者，逡巡而不敢入。軾也，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，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，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。雖然，當世之

君子，不以其愚陋，而使與於制舉之末，朝廷之上，不以其疏賤，而使奏其猖狂之論。軾亦自忘其不肖，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，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。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，而學其道，治其言，則所守者其分也。是故踽踽然而來，仰不知明公之尊，而俯不知其身之賤。不由紹介，不待辭讓，而直言當世之故，無所委曲者，以為貴賤之際，非所以施於此也。

軾聞治事不若治人，治人不若治法，治法不若治時。時者，國之所以存亡，天下之所最重也。周之衰也，時人莫不苟偷而不立，周雖欲其立，而不可得也，故周亡。秦之衰也，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，秦雖欲其仁，而不可得也，故秦亡。西漢之衰也，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，故君臣相蒙，而至於危。東漢之衰也，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，故賢不肖不相容，以至於亂。夫時者，豈其所自為邪？王公大人實為之。軾將論其時之病，而以為其權在諸公。諸公之所好，天下莫不好。諸公之所惡，天下莫不惡。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，告於下執事。其一曰：用法太密而不求情。其二曰：好名太高而不適實。此二者，時之大患也。

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？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，則人行其私意，仁者遂其仁，勇者致其勇，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，而不困於繩墨之間，故易以有功，而亦易以亂。及其治也，天下莫不趨於法，不敢用其私意，而惟法之知。故雖賢者所為，要以如法而止，不敢於法律之外，有所措意。夫人勝法，則法為虛器。法勝人，則人為備位。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，則天下安。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，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，拱手而任法，曰，吾豈得自由哉。法既大行，故人為備位。其成也，其敗也，其治也，其亂也，天下皆曰非我也，法也。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。昔者漢高之時，留侯為太子少傅，位於叔孫之後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，天下有緩急，則功臣左遷而不怨。此亦知其君臣之歡，不以法而相持也。今天下所以任法者，何也？任法生於自疑。自疑生於多私。惟天下之無私，則能於法律之外，有以效其智。何則？其自信明也。夫唐永泰之間，奸臣執政，政以賄成，德宗發憤而用常衮，衮一切用法，四方奏請，莫有獲者。然天下否塞，賢愚不分，君子不以為能也。崔佑甫為相，不至期年，而除吏八百，多其親舊。或者以為譏，佑甫曰：「不然。非親與舊，則安得而知之？顧其所用如何爾。」君子以為善用法。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，皆任法之過也。

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？昔者聖人之為天下，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。不一則不專，不專則不能。自堯舜之時，而伯夷、後夔、稷契之倫，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，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。夔不敢自與於知禮，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。至於三代之際，亦

各輸其才而安其習，以不相犯躐。凡書傳所載者，自非聖人，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，故其藝未嘗不精，而其職未嘗不舉，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，由此故也。下而至於漢，其君子各務其所長，以相左右，故史之所記，武、宣之際，自公孫、魏、邴以下，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。夫人各有才，才各有小大。大者安其大，而無忽於小。小者樂其小，而無慕於大。是以各適其用，而不喪其所長。及至後世，上失其道，而天下之士，皆有侈心，恥以一藝自名，而欲盡天下之能事。是故喪其所長，而至於無用。今之士大夫，其實病此也。仕者莫不談王道，述禮樂，皆欲復三代，追堯舜，終於不可行，而世務因以不舉。學者莫不論天人，推性命，終於不可究，而世教因以不明。自許太高，而措意太廣。太高則無用。太廣則無功。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，而事不立。聽其言，則侈大而可樂。責其效，則汗漫而無當。此皆好名之過。

深惟古之聖賢，建功立業，興利捍患，至於百工小民之事，皆有可觀，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。其故出於此二者歟？

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，度量之寬厚，學術之廣博，聲名之煒燁，冠於一時，而振於百世。百世之所望而正者，意有所向，則天下奔走而趨之。則其湣時憂世之心，或有取於斯言也。軾將有深於此者，而未敢言焉。不宣。軾再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